

實用歷史

61

Harro von Senger (勝雅律) / 著
劉曉東・朱聖好 / 譯

智謀新典

西方人眼中的三十六計

精選十八計全面闡釋



723916

港台書室

C 934
P24-2

實用歷史叢書



親切的、活潑的、趣味的、致用的



遠流出版公司



90105055

實用歷史叢書⑥

智謀新典 · 西方人眼中的三十六計 ·

原 書 名 / STRATEGEME

作 者 / Harro von Senger (勝雅律)

譯 者 / 劉曉東 · 朱聖好

主 編 / 游 奇 惠

責任編輯 / 李 佳 穎

發 行 人 / 王 榮 文

出 版 者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七樓之 5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365-3707

傳真 / 365-8989

發行代理 / 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 365-1212 傳真 / 365-7979

電腦排版 / 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優文印刷有限公司

□ 1994 (民 83) 年 1 月 1 日 初版一刷

□ 1994 (民 83) 年 7 月 1 日 初版五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32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2079-2

* 本書根據 Scherz Verlag, Bern, München, Wien.

1990 年德文第五版譯出並經原作者修改

C934
924-2

■實用歷史叢書□

61

智謀新典

西方人眼中的三十六計

Harro von Senger (勝雅律)／著
劉曉東・朱聖好／譯

出版緣起

王榮文

• 歷史就是大個案

《實用歷史叢書》的基本概念，就是想把人類歷史當做一個（或無數個）大個案來看待。

本來，「個案研究方法」的精神，正是因為相信「智慧不可歸納條陳」，所以要學習者親自接近事實，自行尋找「經驗的教訓」。

經驗到底是教訓還是限制？歷史究竟是啓蒙還是成見？——或者說，歷史經驗有什麼用？不可用？——一直也就是聚訟紛紜的大疑問，但在我們的「個案」概念下，叢書名稱中的「歷史」，與蘭克（Ranke）名言「歷史學家除了描寫事實『一如其發生之情況』外，再無其他目標」中所指的史學研究活動，大抵是不相涉的。在這裡，我們更接近於把歷史當做人間社會情境體悟的材料，或者說，我們把歷史（或某一組歷史陳述）當做「媒介」。

・從過去了解現在

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我們對一切歷史情境（milieu）感到好奇，我們想浸淫在某個時代的思考環境來體會另一個人的限制與突破，因而對現時世界有一種新的想像。

通過了解歷史人物的處境與方案，我們找到了另一種智力上的樂趣，也許化做通俗的例子我們可以問：「如果拿破崙擔任遠東百貨公司總經理，他會怎麼做？」或「如果諸葛亮主持自立報系，他會和兩大報紙持哪一種和與戰的關係？」

從過去了解現在，我們並不真正尋找「重複的歷史」，我們也不尋找絕對的或相對的情境近似性。「歷史個案」的概念，比較接近情境的演練，因為一個成熟的思考者預先暴露在眾多的「經驗」裡，自行發展出一組對應的策略，因而就有了「教育」的功能。

・從現在了解過去

就像費夫爾（L. Febvre）說的，歷史其實是根據活人的需要向死人索求答案，在歷史理解中，現在與過去一向是糾纏不清的。

在這一個圍城之日，史家陳寅恪在倉皇逃死之際，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抱

持誦讀，讀到汴京圍困屈降諸卷，淪城之日，謠言與烽火同時流竄；陳氏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與史實印證，不覺汗流浹背，覺得生平讀史從無如此親切有味之快感。

觀察並分析我們「現在的景觀」，正是提供我們一種了解過去的視野。歷史做為一種智性活動，也在這裡得到新的可能和活力。

如果我們在新的現時經驗中，取得新的了解過去的基礎，像一位作家寫《商用廿五史》，用企業組織的經驗，重新理解每一個朝代「經營組織」（即朝廷）的任務、使命、環境與對策，竟然就呈現一個新的景觀，證明這條路另有強大的生命力。

我們刻意選擇了《實用歷史叢書》的路，正是因為我們感覺到它的潛力。我們知道，標新並不見得有力量，然而立異卻不見得沒收穫；刻意塑造一個「求異」之路，就是想移動認知的軸心，給我們自己一些異端的空間，因而使歷史閱讀活動增添了親切的、活潑的、趣味的、致用的「新歷史之旅」。

你是一個歷史的嗜讀者或思索者嗎？你是一位專業的或業餘的歷史家嗎？你願意給自己一個偏離正軌的樂趣嗎？請走入這個叢書開放的大門。

〈推薦人的話〉

好學善問的治學精神

馬漢寶

勝雅律教授研究中國傳統所謂三十六計，並與其他文化中類似的觀念相比較，多年前以德文寫成 *STRATEGEME*（智謀）一書，在歐洲引起廣泛的注意與興趣。出版界陸續發行了荷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與義大利文的版本，出版中的尚有韓文、土耳其與俄文本。同時此書在中國大陸，曾由書商以簡體字譯成中文，行銷達十七萬餘冊。

目前台北的遠流出版公司已經受託籌印中文繁體字的譯本，因為我與著者有師生之誼，他請我為此版本寫一篇推薦文，我非常樂意藉此機會，略述我所知他當初在台灣求學以及日後在瑞士發展的經過，作為推薦文的內容。

雅律在一九六九年自瑞士蘇黎世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後，因為對於中國固有法律思想與制度深具興趣，乃於一九七一年來台北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的碩士班。他選了我在該所講授的「法律哲學專題研究」課程，因此每星期我們都會見面。碩士班學生必須請一位論文指導教授，他很想寫中國法律西方化這個題目，因為知道我對這方面做過研究，就請我擔任他的指導教

授，於是增加了我對他的認識。

雅律好學善問，不厭其詳。爲求對中國語文能夠熟練，他除在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定時上課以外，故意選住台大宿舍，以便與中國學生共寢食，同進出。此外，並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廣交各方面的人士。他養成了背誦與記事的習慣，經常背著滿裝簿本的書包，邊記邊背，確實做到了隨時學與隨地學。因此他對於中國的人情世故，了解頗深，而引用中國成語與俗話，也多能正確無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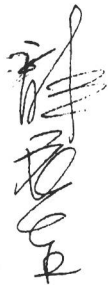
他在日本及中國大陸繼續求學多年後，回到瑞士故鄉，專心從事唐律的研究與寫作，並將楊鴻烈所著《中國法律思想史》一書譯成德文，終於獲得德國富來堡大學的漢學博士學位。其後即擔任教職，由於不斷的研究與著述，累積成果，而晉升爲富來堡大學的終身教授。

從以上我所寫關於勝雅律教授治學的一些經過，可知這位外國學者鑽研中國學問與語文，能有今日非凡的成就，絕非偶然，而是他所投下偌大精力與工夫的結果，值得我們讚佩與慶欣。

〔推薦人簡介〕

馬漢寶，安徽渦陽人，民國十五年生，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肄業，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研究。曾任考試院考試委員、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法學院客座教授、奧地利科學院及維也納大學法學部客座教授、香港大學法學部客座教授。現任司法院大法官、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及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

誰沒有三十六計？



就在讀勝雅律分析三十六計的《智謀新典》那幾天，突然發現地下室冒出了兩隻小老鼠，一黑一灰。看書正入神，鼠類就從腳邊爬過；那毛茸茸、軟趴趴的身體，說不上是可怖還是可愛。有一天，發現老鼠已經上了樓梯，準備探索客廳，我跳上車就去買了個捕鼠夾。既然是德國的鼠類，就用乳酪吧！夾著乳酪的陷阱有著致命的吸引力，我將它擱在角落裡，邊想著，這叫「笑裡藏刀」，乳酪和笑容發揮一樣的作用。

生活處處有計謀

讀了《智謀新典》之後，發現生活中舉手投足，一點一滴無不是計謀。一大堆小孩在屋裡鬧得天翻地覆，不必慌，把其中那個長得最壯、聲音最大的抓出來關進廁所，其他的小毛頭就會鴉雀無聲；這叫「擒賊擒王」，第十八計。孩子反抗一天只准看一小時電視的規定，鬧得令人頭大；靈機一動，乾脆把電視賣掉，這叫「釜底抽薪」，第十九計。作父母的，為孩子們竭盡心力，不到

四十歲就髮蒼蒼，視茫茫，死而後已，這可以叫做（你也許不以爲然）「李代桃僵」，第十一計。甚至於三歲的小孩，雖然沒讀過三十六計，卻也能自然天成的運用一兩計。做了錯事預知要挨打的孩子努力的猛烈的咳嗽，用的不外乎「苦肉計」，第三十四計；他以蘋果似的臉頰堆出天使般的甜笑，用的可能是「美人計」，第三十一計。一夥蘿蔔頭在打破了人家的玻璃之後一哄而散，憑靠的無非是第二十計，「混水摸魚」。至於不被父母了解的Tom Sawyer之輩離家出走，那不過是「走爲上策」，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

狡獪的耶穌

德國富來堡大學教授勝雅律以他法學和漢學的專業訓練來研究三十六計，除了受頑童式的好奇心驅使之外，有一個比較嚴肅的目的：西方人禮貌的說，中國人像謎一樣的不易理解，心裡頭不禮貌的想法卻是，中國人是狡獪的，玩弄謀術的，西方人則比較誠實正直，因此比較道德。勝雅律取出三十六計的前十八條，用中外古今的例子加以演繹詮釋，試圖證明西方人和中國人一樣的「狡獪」，同時強調——計謀或智謀並不等於狡獪。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響，忌諱談謀術；其實，勝雅律指出，《聖經》中比比皆謀術。耶穌曾經說，人要做「鴿子一樣溫柔」，同時要像「蛇一樣機警」。這句話，若用三十六計的語言「翻譯」過來，我說，不就是「笑裡藏刀」嗎？但是，這句話對西方人的道德敏感顯然太刺激了，成爲整個《聖經》中最少被引用的句子。

有一個人卻爲這個刺激動了靈感。蘇黎世一位牧師 Ulrich Mauch，讀了《智謀新典》，開始重讀他所熟悉的《聖經》，用三十六計的眼光，結果是驚世駭俗的：耶穌不是一隻綿羊；或者說，他是一隻擅耍三十六計的綿羊。Mauch 把自訂的發現寫成書，書名就叫《狡獪的耶穌》(Der Listige Jesus,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一九九二年)。在兩千年的聖經學中，第一次有神學家敢冒大不韙以如此不敬的辭彙來形容耶穌。《智謀新典》和《狡獪的耶穌》兩本書，在西方文化架構裡，可以說是「一種翻案文章」，兩者都要求讀者重新審視自己心目中一個根深柢固的道德概念：狡獪，有時候是智慧；鴿子，有時候必須是蛇。

謎一樣的中國人

自認爲是鴿子的西方人到今天還說中國人是「謎一樣的」。到遠東做生意的人氣急敗壞的抱怨：「他們永遠不會直截了當的回答你是或不是、對或不對、好或不好；他們只是微笑、微笑、微笑！乾杯、乾杯、乾杯！跟這種人怎麼做生意？」言下之意就是，「這種人」滑得像條抓不住的鱈魚，不可信任。西方人不懂，中國人的是與不是、對與不對、好與不好，不見得非由語言來表達不可；反而，眉毛的揚抑，眼神的流轉，嘴角一絲冷笑或微笑，肩膀傾斜的角度，在在都是表意的符號。西方人不解符號，卻將之歸於狡獪，無非是一種文化本位主義的流露。或許勝雅律的書能幫助氣急敗壞的西方人解構謎樣的中國文化；中國人乾杯時，他可能在「拋磚引玉」(第十七

計)；迭聲說「不敢不敢」時，他可能在「欲擒故縱」(第十六計)；大聲斥責一條懶狗時，注意了，他其實在「指桑罵槐」(第二十六計)；付帳時起身如廁，天知道，那可能是第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學會解讀符號之後，西方人也許就了解，只是符號和名稱不同，骨子裡，機警如蛇的中國人和溫柔如鴿的西方人都不過是披著羊皮的狼或披著狼皮的羊——看情形。

「遲遲咖啡屋」

至於《智謀新典》的作者，早在五年前，就給我不少困惑。我們初識的經過有點兒離奇：

勝雅律是瑞士的漢學博士兼法學博士。我想向他請教一些有關瑞士文學和語言的問題。一年前打電話給他，問他幾時有空，可以碰個面。電話那頭傳來他慢條斯理的聲音：

「碰面很好，等我學期結束之後，我就有時間了。應該在三月吧！」

打電話的時候是十月，距離三月還有半年！這瑞士人是怎麼回事？……

過了半年，勝雅律和我約定在「遲遲咖啡屋」會面。

……我準十點到達，坐下，左邊坐著兩個女人，右邊坐著一個高大的金髮男人，各人喝著各人的咖啡。五分鐘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十五分鐘眼看要過去了，隔座的男人突然禮貌的說，「請問您是不是……」

啊！我當然就是！在東方人極少極少的蘇黎世城裡，在約好的時間十點整，在約好的地方「遲遲咖啡屋」，會同時有兩個東方女人踏進門來嗎？……您居然等了十五分鐘才相認？

愉快的談了一個小時之後，我說，「幾時您應該到我們家來吃個晚飯——」

話沒說完我就後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條斯理的打開記事本子，慢慢的說，「讓我瞧瞧——對，明年七月的時候我應該可以吃晚飯……」（《人在歐洲》，時報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

後來怎麼樣？漢學家先生如約來吃晚餐——大約半年之後。晚餐桌上，勝雅律解釋，並非他有意怠慢或生性遲鈍，只是研究工作佔據了太多的時間；他正在寫一本關於三十六計的書。現在回想起來，我才恍然大悟，「遲遲咖啡屋」的離奇遭遇只不過是勝雅律在實習「混水摸魚」和「以逸代勞」兩計罷了。至於他的西方讀者是否看得出《智謀新典》其實是個「聲東擊西」（第六計）的翻案文章，我就不得而知。但是就從《狡獪的耶穌》的出版來看，勝雅律的「反間計」（第三十三計）已經有了立即的效果。

〔推薦人簡介〕龍應台，湖南衡山人，一九五二年生於高雄縣大寮鄉。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堪薩斯州立大學英

文系博士，曾在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大學英文系、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任教。現住德國法蘭克福，

專事寫作，並在海德堡大學任教。

遠渡重洋的緣分

胡陞榮

二十五六年前在瑞士小城 Einsiedeln 的郊外，每個週末，常見到一瑞一中兩個年輕人，一邊散步一邊討論或聊天。大半他們已經工作了一上午，午餐後休息出來透透氣，下午當然還有相當緊的工作計劃，晚上有瑞士媽媽準備的簡單而豐盛的晚餐，之後，面對著昏黃的爐火，啜著紅酒，要不就有一番知心的深談，要不就默然對坐。

那是 Harro 跟我——兩個蘇黎世(Zürich)大學法律系的同學，在彼此認識之前，都野心勃勃地選了離自己母文化很遠的題材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他寫中國，我寫歐洲。可以想像，如果不能彼此相識，互相幫忙，這個工作一定事倍功半，蘇黎世大學這麼多年也只有兩三個學法律的中國學生，我們能夠一見傾心，合作無間，只能歸諸於緣分。

這樣兩度寒暑，我們都完成了學業，工作中培養出來的友情，就像戰場上的袍澤之情，是那麼深厚而堅定，這麼些年來，我相信我們都認識了許多異國朋友，但還是彼此之間可以互許為知己，不是那麼夢魂難捨的牽掛，而是歷久不變的思念，不管是 Harro 東來，或是我西去，再忙的

當兒，半夜裡也會掛個電話聊兩句，一年也許只有一兩回，但是 Haro 的每一件大事，上北京、結婚、升教授……我都沒有漏掉過。

最重要的大事，該算是他寫的三十六計這本書了，打從他想要寫這一方面的書，就沒讓我閒著，一會兒是大綱，一會兒是初稿，見面談到他的英文版，電話裡談到他的俄文版，他是把整個心放在這本書上了，這不只是他對中國智謀策略研究的一本書，這是他對漢學、中國人……應該說是整個中國這麼久認識體會的一個梗概總結。

《智謀新典》不應該只是一本研究或介紹性質的書，它是一本可以用心讀、實用而充滿智慧的書，更值得國內政界和企業界去鑽研它，並且從當中汲取心得，相信一定會讓大家多一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瀟灑，使人際的競爭如同武林高手一樣隔空點到，不必像今天汗水鮮血橫流的赤身肉搏，讓人們少一份恐懼和厭惡。

最後也是最熱切的期盼，Haro 能趕快把其他十八計補足，免得我們像等著看下集完結篇的人一樣食不知味，牽腸掛肚。

〔推薦人簡介〕胡僑榮，民國32年生，省立嘉義中學畢業，保送台灣大學法律系，民國54年赴瑞士蘇黎士大學攻讀，62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海龍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台灣台新染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現任新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第二屆國民

大會代表、台新國際商業銀行監察人、台灣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等職，並在輔仁大學管理學院任教。